

## 流萤伴清辉共舞

□林空

月光澄澈，洒落窗沿，铺满了细碎的银光。后山竹影婆娑。对偏僻安稳的村庄而言，这只是寻常，连时不时的停电都显得平淡。但在停电的夏夜，萤火虫出现，却是不可多得的惊喜。

蛙声四溢，蝉鸣不歇，蒲扇轻摇，稻田因风的到来热闹非凡，小院外流萤伴着清辉和风共舞，就像是黑夜中流浪的精灵。

我第一次知晓萤火虫的名字，是从“守村”阿公口中听闻的。当时他已近八十岁高龄，口齿依旧清楚，只是有些耳背。整天坐着村口老榕树下的草垛上发呆，来往的村民见到他，会习以为常地打招呼，他也会乐乐呵呵点头搭话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的外号，但直接这样喊长辈，总归不礼貌，于是我随着邻家的阿姐一起喊他“叔公”。

我曾好奇他整天坐在那，是在看些什么，是电线杆上梳理毛发的几只麻雀，是榕树叶子旋落的轨迹，抑或是天边的云卷云舒？无从得知。我问过他类似的问题，但他却总是笑笑不说话，很是神秘。直到某个中秋夜，我才从他的只言片语中，有了些许猜测。

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中秋夜，月亮特别大，特别圆，也特别的亮，丝缕的云缠绕聚拢，不时又别离。院子的大铁门打开了，

门口两个红灯笼随风摇晃着挂穗，似是在给谁引路。

饭后，在坪院中摆上两张桌子，还有十几张自制木椅，全家都在享受难得的团聚，赏圆月吃月饼，听蝉鸣触山风。

麻将一上桌，左邻右舍闻声而来，在院中“切磋”，那时我第一次觉得，原来，爸爸妈妈玩起来也像个小孩。

姑妈和小婶婶品茶闲聊，小叔教弟弟妹妹玩轮滑，我和姐姐边吃月饼边继续未了的跳棋，几位叔伯伯举杯明月笑谈人生，爷爷奶奶则是笑容满面地倚在躺椅上轻摇蒲扇，这些都被举着相机的姑父一一记录了下来。

就这样，此方小院欢笑声不断，但可能是跳棋玩得有些厌了，院外在此时变得格外的具有吸引力。于是，在家长们的准许下，我和一群同龄的小孩跑出院子玩。

缀满星辰的夜里，皎洁的月倾洒柔光，和着每家每户的灯笼，照亮世人回家团圆的路。

在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的村道上，村口显眼的黑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好奇地噤噤地跑过去，发现黑影果真是“守村”的叔公。没想到团圆夜里，他依旧如此执着。

等到凑近了才发现，并非只有他在榕树下。除了他，还有群一闪一闪闪着光的

小飞虫正围绕着他翩翩起舞。只是那点荧光相比银辉显得格外微弱，只有走近才能瞧得分明。

许是看出了我的惊奇，略带酒气、脸颊泛红的叔公难得开了金口，莫名动容地看着纷飞的流萤，咧着嘴笑眯眯地絮叨。

时间至今也过了好几年了，有些久远，我也不是很记得他说过的话，大致是个“魂魄化萤”的故事。可人死后的离散之魂，真的会化为萤火虫吗？

我并不知道。但，许是年龄尚小，又或是其他什么，我相信了它是真的。

某次凑巧，我才从阿婆们闲聊中知道，原来叔公的妻子去世在十几年前的某个仲夏夜，头七那晚他睡不着在村口徘徊，等来了从稻田飞来的萤火虫，自此常在村口发呆。

我知道了叔公的秘密。很意外，但好像又那么自然。

后来又过了好些年，叔公也在一个夏夜去世了。他的头七，我没能到村口逛逛，那晚弦月当值，天上只有几颗星星点缀，院门口一片昏暗，爷爷奶奶不让我出门。所以，很遗憾，没能亲眼证实他的说法。

但我希望那是真的。

他会追随着他思念的妻子，化为流萤，团圆重聚，栖息故乡。

## 夜行遐思

□车骏基

月亮洞门而出，旁边的路灯突然亮起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光亮盖过了橘红色，使我的相机不由自主地聚焦到了路灯上。橘红色好像很不开心，快速地退到山后去了。蓝色便随她而去，只留下了漆黑一片，路灯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主角，照亮我相机的一个角落。

夜里，许多动物的叫声格外卖力，似乎想要夺回在白天损失的一切。空气中的水气覆盖在青草上。折返回去上桥，今天水流速度不快，颜色看不太清晰，应该要比早上的清澈一些。时间比较晚了，我看向路上并没有行走的人，往桥下走去，上另一座桥，远离了人，动物们便大胆了起来，我听着它们肆意聊着天，并没有因为我这个外来者停止，反而声音更加大了一点，不知道是因为我扰乱了它们的茶话会，还是在讨论我为何物。我没有打扰它们，轻轻穿过，走过石板小路，心血来潮，前往照壁一看。月光替我打着光，我默读了一遍《兰亭集序》，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直到亦将有感于斯文，一惊，右军（王羲之）书兰亭序，前文茂林修竹，亲朋好友，似乎乐之于此，便为极境也，但后文一改前文之气，竟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生死之境。

兰亭序叙生死，叹古今，右军以古视今，恍然，现而今不就是今之视昔吗。昔日右军文兰亭，回溯前朝而有叹，亦预料到今日之我叹昔日之人也。字如此，文境更高，天下第一也。

云遮月去，转回廊道，不见池鱼，下楼梯，又至一长道，回行，见楼中点点灯火，恍若隔世。路灯熄灭，但回行的路依旧清晰，不急不慢。月回，借月见桥，正思索要不要重登一次，刚转道路，又见无水小溪，上方的石头依然干燥，便踏石而过，远离了桥。

站在灯光下，远处的桥与密林模糊不清，山前飘下的雾，在夜晚好似天上淌下来的稠密的河水，缓缓地流到眼前的池塘里。我想登山而上，看看天河从何而来，又不想去了解。总归是要知道的。

我想拿杯子和夜晚的天空碰一个，听一听月亮为什么上晚班，聊一聊我为什么没有酒，讨论讨论兰亭的曲水流觞，更想知道俯仰之间，何为生死之大。月亮慢慢升高了，它从诉说者变成了倾听者，再没说一句。我从地上站起来，想离月亮更近一些，告诉它我还有很多疑问，直到被与云霄齐高的竹子挡住了去路。

看到冲天而起的竹子，在上方的叶子交汇处遮挡住了视线，我想用力去触碰、去拨开，而月亮在我后面高悬着，看着我一切的行动，它没有阻止我。我奈何不了竹林，转头一见天空，我放弃了，但应该说是，我清醒了。

## 浮云吹作雪，世味煮成茶

□钱国宏

我喜欢在寂静的月夜亮盏小灯，凭桌小坐，品一杯翠色淡茗，听窗外轻风絮语，夜静风清，月色溶溶，一室茶香。这样喝茶平添了许多诗意，在这缕缕茶香中成为“竹林八贤”“江湖散仙”，宛如“闲梦江南梅熟日，夜船吹笛雨萧萧，人语驿边桥”，浓淡相宜的山水画境，醉于其中而不知魏晋！

我不谙茶道，经一位茶师点拨，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，方才逐渐喜欢上茶道。

品茶是一种精神的洗礼。茶如人生，百茶百味。龙井闻香，毛尖看色，雨前品味，普洱望韵；绿茶香气高爽，白茶滋味鲜醇，黄茶香气清悦，青茶鲜爽回甘，红茶金黄透亮，黑茶乌黑油润……品茶需慢功，如太极八卦，宜心静神宁，宠辱不惊，沉稳怡然。纳百川惊涛骇浪于一泓静水，聚千重狂风骤雨于一尊禅相。只要胸中有日

月，清茶自然品到真。一位禅师曾说：茶有浓淡，有冷暖，有悲欢。用一颗俗世的心品茶，难免执着于色、香、味，少了一份清淡与质朴。我深以为然！

品茶因年龄段的差异，品出的味道也不尽相同。年轻人品茶，看茶香缭绕，鹅黄清澄，淡雅素净，恰似久藏琥珀，胸中自然生出“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的淡定从容；老年人品茶，闻茶香馥郁，看汤明色绿，宛若水洗翡翠，自然会沉入“独行独坐无拘束，得宽怀处且宽怀”的佛心禅界。

品茶不仅可以使心境如花，还可使胸襟豁达。注一湾水，取一瓢茶，冲泡之后，茶芽朵朵，叶脉绿色，似片片翡翠起舞；颗颗叶片卧底后，饮之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，观而赏其妙，闻而悦其香，品而享其甘。这种沏茶、赏茶、品茶的过程，恰如我们的人

生：平淡是它的本色，苦涩是它的历程，清香是它的底蕴。既不要因茶之初苦而愤懑，也无须因茶之回甘来得太迟而抱怨。每一种过程和体验，都是生命最好的馈赠。

探求人生之路如同品茶。苦中有甜，甜中有苦。宜观色处当观色，宜闻香时当闻香。“顺境不足喜，逆境不足忧”，欢乐、痛苦，成功、挫折，伟大、平凡，都是生活应有的内容。

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”红尘熙攘，人事倥偬，生活中不可能每个人都能达到“一览众山小”“福寿与天齐”的地步和程度。那么，权且坐下来，品一杯淡茶吧，“浮云吹作雪，世味煮成茶”：回味一番过往，审视一番当下，遥想一番愿景，而后举茶相邀：敬谢远去的光阴，感激当下的生活，祝福未来的岁月。

## 母亲，生日快乐

□李泽文
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瞬，您已离开我们一年了。我以为随着光阴流转，所有的记忆都会被冲淡，包括我对您的思念。突然看见日历，时间已来到农历九月二十二，您的生日，才发现，我什么都没忘，只是将记忆收藏，不说，也不想。

农历九月的绥山，起初，下了多日的绵绵细雨，也渐渐有了初冬的寒意，但今天，天气却格外好，阳光温暖，天空湛蓝，云朵流动，空气里的风不冷也不燥，北风凛冽的冬天没有如期而至，就像您再也不会和我那不期而遇一样。

初冬的清晨，天上还零星地闪烁着几颗星星，小儿子指着最亮的一颗问那是奶奶在看我们吗？小孩子的心思终究是单纯的，我们曾经说过奶奶去了天上，他就以为您变成了星星。我望向静谧的天空，感觉您也在拥抱抬头的我，就像小时候一般。

母亲，您还记得吗，绥山东边有一个人工湖，叫文运湖，清晨经过时，大雾弥漫，冬日的阳光穿透空气中的浓雾，明媚

了整个天空，朦胧中透着平静，漫不经心的暖阳里仿佛都是时光的味道，大概文运湖也记得您曾从湖上乘船经过，用这片刻的宁静指引我走马观灯一般回想您在的从前。

母亲，您还记得吗，也是在这个季节，您带少时的我去老舅家作客，顽皮的我偷偷跑到后面的柑橘林里，我在树上偷摘，您在树下笑骂，我扔下一颗，您用草帽接一颗。您瘦弱的身躬站在高高的树下，光影斑驳里遮住了不羁少年整个童年的雾霾。后来，风从耳边吹过，少年被时间驯服，您被时间带走，您头上倾流下的温暖阳光和脸上满是慈爱的笑容，让我在余生岁月中反复回想。

母亲，71年前的今天，您悄然来到这个世界，艰难地长大，直到遇见父亲，从此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您与李老先生举家齐眉四十五年后，又毫无波澜地离去。71年过去了，这个时间看起来好漫长，其实风一吹什么都没剩下，感觉您生

命里什么都没有拥有，来得平凡，去得寂静；但看见日渐苍老的李老先生靠回忆一个无法联系的人，过了一天又一天时，又觉得您拥有很多。

母亲，您还好吗，每次和姐姐想起您含辛茹苦的一生，养大儿女后，没享受片刻欢愉，便撒手离去，总感叹“这个亲情故事，好像是个悲剧”，只有李老先生说“你说的是命运，亲情没有悲剧”。

母亲，您还好吗，如果真有轮回，人山人海，来来往往，但愿我们能在不经意间相遇，当然，您不必记得我。与您有关的半生虽跌跌撞撞，但也幸福满满，您离开后的日子，我无数次在梦魇中坠落、深陷，最后醒来，时常会想，假如您在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。

总有回家的人，总有离岸的船，旧事重提，记忆闪帧。有的人再见，有的人再也不见，冬天把旧叶子揉掉了，我们也在开始新生活。母亲，今天是个特别的的日子，希望您无论在哪里，都生日快乐！